

經部

樂書卷四十五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胥　小胥

大胥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胥鼓南言大胥則知胥小胥也言大胥贊小樂正則知小樂正樂師也夏官諸子之職言國子之倅是知世子之類則國子也國子之倅則學士諸子也自其學樂事言之謂之學士自其為倅言之謂之諸子其實一也大胥序樂師之後者以贊樂師故也小胥又序大胥之後者以贊大胥故也胥以養人為義大胥以中士為之小胥以下士

為之其養人也特贊相之而已與凡樂職之胥又異矣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

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

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夏小正亦曰丁亥萬

用入學由是觀之春夏舞秋冬重聲矣春入學釋菜

合舞則舉春以見夏必略夏而言春者以容貌達而

為舞春則貌之時故也秋入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

必略冬而言秋者以聲音發而為言秋則言之時故也謂之合舞會六樂而舞也謂之合聲會六樂而吹也若夫燕義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春合諸學以順陽義秋合諸射以順陰義則又因其有文武之才而達之非為言貌而發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凡樂官展樂器六樂之會文武備矣文舞九成而在左武舞六成而在右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也出象征誅入

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比樂官則比而聯之展樂器則陳而眡之樂師則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非特比之而已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非特其器而已今夫農精於田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不可以為器師然則為樂師者豈精於樂者所能為哉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祀非一故言凡以該之小祭祀

不興舞則知凡祭祀用樂豈其大而中者邪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鼔徵所以警衆也凡用樂大胥以鼔徵學士其意亦何異此大胥之於樂舞非特郊廟為然凡宮中之樂事亦序之而已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則又不特宮中也序宮中之事與舍人平宮中之政異矣宮中之事士庶子學士之職也有宮正以掌其戒令糾禁有宮伯以掌其政令秩序則大胥特序其樂事以鼔徵之而已

小胥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則掌學士之版籍鳴鼓而徵之者大胥之職也小胥則掌其徵令以比之而已比樂官者大胥也比學士者小胥也傳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故慢令者為不敬進退不齊者為怠慢不敬由中出

而饋以罰之使中怠慢自外入而撻以刑之使肅王制曰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以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學正以告于王繼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亦此意也葢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由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

不易之論也然則記所謂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
綴短豈四佾歟杜預以為凡天子諸侯大夫之舞一
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哉後世禮
樂交喪僭竊公行於天下故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
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
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先王之時廵舞列
以肅其慢為哉然小胥廵舞列而已若夫以六樂之
會正舞位使之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

退得齊焉是又大胥之職也然祭以懲怠慢爲先學以懲怠慢爲急故肆師之誅小胥之撻皆所不後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先王之樂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故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即十二辰以正樂縣之位豈徒然哉凡以應聲律

量度數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牆堵然二堵為一律春秋傳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豈王宮縣歟春秋譏桓子請曲縣豈諸侯軒縣歟晉以二肆之半賜魏絳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

縣縣磬而已豈士特縣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衆庶賔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

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由是觀之宫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鎛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二八在一簴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傅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説

不亦詭哉

樂書卷四十五

樂書卷四十六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師

原闕

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主夏庇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

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始六陰也六呂謂之六間間六陽也亦謂之六同同六陽也律呂言其體始言其用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而論之皆述陽氣而通上下焉所以均用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某律特中央言律中黄鍾之宫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黄鍾五聲本於宫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黄鍾之宫為聲律之本量中黄鍾之宫亦此意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六德以中和為首六律以黃鍾為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然則樂也者有不為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

大司樂之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詳以大卑者其治略以小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朄堂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於管言下則知

歌之為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𣌭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而已盖拊為衆器之父鼓𣌭為衆聲之君以拊為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𣌭為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為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

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為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賜魯記禮者彼然而言之豈為

知禮意哉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怒則爭鬭喜則詠歌則歌者志之所可甚而形容焉者也然則歌之所詠豈特其聲哉凡以直己陳德而已蓋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役大師則王射而歌射節雖在瞽矇其帥而歌者實大師役之也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射人王以騶虞九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有

節即度數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爲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帥小而歌之以人聲堂上之事也王之大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聲足以合奏可審一而定和矣儀禮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今夫射

以傷物為事人之所戮也故有燕樂之事必射以所戮附所樂而習焉則人之從之也輕其歌射節不亦宜乎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古之用師内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聽軍聲有道執同律聽之之道也詔吉凶有道聽軍聲詔之之道也蓋聽商聲知戰勝而士强聽宫聲

知軍和而士附其吉可得而詔也聽角聲知軍擾而心喪聽徵聲知將急而士勞聽羽聲知兵弱而威奪其凶可得而詔也古之人吉凶不待陣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不過如此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知勝負豈不信哉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主師出言之所以存豫戒之智也大司馬若師有功左執律愷樂獻於社主師旋言之所以示愷樂之仁也然周之出師有太史抱天時大卜正龜兆又

以同律詔吉凶則先王謹戎事重民命亦可謂至矣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而大師之禮用衆居一焉惟行大師之禮用衆而大師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凶然則軍禮之師有小於此又非大師所與也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則謚為特葬時制也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

公羊謂讀誄制謚於南郊則制謚自誄始也然誄而謚之古無有也周道然也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凡國之瞽矇皆正於大師以治樂政故統大師之職言之大祭祀師瞽登歌之類吉禮也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賓禮嘉禮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軍禮也大喪師瞽而廞凶禮也小師異於是語祭祀而不及聽軍聲語喪饗而不及大射此大小隆殺之辨也

由是觀之大師小師雖主乎樂而五禮未甞不在焉

大宗伯雖主乎禮而和樂未甞不在焉

樂書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七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小師 瞽矇

小師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

大司樂以靁鼓靁鼗禮天神靈鼓靈鼗禮地示路鼓路鼗禮人鬼則鼗於鼓為小而其音革所以兆奏鼓者也書曰合止柷敔詩曰鼗磬柷圉則柷以合之敔以止之而其音木所以節衆樂者也塤則其形圜其音土樂之所待以和鳴者也簫管則其器細其音竹樂之所待以備舉者也小師所以教堂下之樂如此絃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小師所以教堂上之樂如此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然則小師之教瞽矇止於鼗鼓柷敔塤簫管絃歌而不及鐘磬竽篪與舞者不言竽篪以簫管見之不言鐘磬瑟舞以絃歌見之小師之所言不過聲音形器之末節而舞又樂之極而樂成焉非小師所及也若夫大師之教六詩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豈特末節而已哉

大祭祀登歌擊拊

拊之為器韋表穅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

非徒鏘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小大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鍾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

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

奏之而已

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道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管之為器有所待

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

謂之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宫是也堂下之樂以

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鞞之尤小者也下

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

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㯋亦此意歟儀禮有司徹卒饔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饋饌禮之終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来必有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

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朄之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學士徹尊故也小師徹歌卑故也

大喪與廞

大師大喪帥瞽廞樂器作匶謚小師大喪與廞闕作匶謚又非所與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𣠼

大師所掌大祭祀大樂事而已凡小祭祀小樂事不與焉此小師大祭祀登歌所以與大師同小祭事小樂事鼓𣠼所以與大師異也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大射有朔鼙應鼙有瞽之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𣠼則朔鼓也以其引鼓故曰𣠼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𣠼周禮有𣠼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楝朔為三鼓未必然也鼓楝

小師之職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

繼之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和鼓者鼓倡而和之

節鼓者鼓行而節之陰始於和陽中於節小師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所謂節者以節聲音也所謂

和者以和聲音也爾雅曰和樂謂之節徒吹謂之和

其和節與小師同其所以為和節異矣小師掌先王六樂五聲八音之節與其和者不過即六樂聲音之自然以輔之而已傳曰舞所以節八音也記曰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故語聲音之節則凡所謂舞者舉矣語聲音之和則凡所謂鐘鼓者舉矣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至於聲音之節與和特其小者耳此所以掌之於小師歟大師凡大祭祀大饗大射大喪皆帥瞽小師不言帥何也曰序

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貳焉大夫以智

帥人之大者士則事人而微故也樂師言帥大胥小

胥不與焉豈樂師亦以大夫而大胥小胥亦以士邪

瞽矇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瞶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

之司視而掌火瞽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

聽而鼓樂其使人也可謂器之矣傳曰黄帝使神瞽

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有瞽有瞽矇瞍奏公國語曰矇瞍修聲則瞽矇之職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雖有大小不同其播而不建一也小師掌教鼓鼗瞽矇眡瞭止於播鼗不及鼓則鼓為樂之君而鼗特兆奏鼓而已鼓大而鼗小小師主以樂教而瞽矇則主鼓樂而非教樂者也豈小師揔其大瞽矇專其小故邪然瞽矇非特掌播鼗而已抑又掌柷敔塤簫

管馬故於叢言播以别之

樂書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八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瞽矇 眡瞭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瞽矇掌之者以五帝不相沿樂故也琴瑟必以瞽矇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奠繫故書爲世帝繫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是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春秋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大司樂以九德之歌爲禹樂然則九夏得不爲禹之大夏乎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德與詩者大師

所教而歌不與焉掌其歌而役於大師者惟瞽矇而已盖

大師師人者也瞽矇役於人者也瞽矇役於大師正於小

師是役之者有以帥之故也正之者有以教之故也

眡瞭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其南鑮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

南鑮皆南陳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笙鍾之樂盖鍾

磬之應歌者為頌鐘頌磬應笙者為笙鐘笙磬記曰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然則頌鐘頌磬雅琴頌琴之類豈非合雅頌之聲然邪頌磬與春秋傳歌鐘同意笙磬與詩笙磬同音同意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哉儀禮大射𪔛鼓倚于頌磬西紘詩曰𪔛鼓磬柷圉蓋𪔛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𪔛播則堂上之

磬作矣故眂瞭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鞉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眸子瞭焉胸中不正眸子眊焉火燎曰燎火之明也目瞭曰瞭目之明也眂瞭之職以三百人爲率府史胥徒不與焉則其眂之明其本非不同也所異者末流之派别而已故其明雖與瞽矇異而瞽矇實賴之是以凡樂事又使之相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此也樂

之事有大小言凡樂事則大小無不在所掌矣眡瞭所掌如此非瞽矇所及也故止於修聲以役大師而已

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小胥正樂縣之位所以辨名分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所以備聲用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師之職實職樂縣而眡瞭特掌之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八音而鐘磬居二焉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其音莫不協五聲其聲莫不協律同實在大師名在眡瞭

互備故也樂縣之制天子用宮其形圓諸侯用軒其形曲大祭祀宿縣天子之制也入門而縣興諸侯之制也後世禮廢樂壞諸侯僭天子者有矣大夫僭諸侯者有矣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諸侯之僭禮也春秋請曲縣大夫之僭禮也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爾雅曰旅衆也陳也師旅之旅非常陳也必待乎變故旅祭之旅亦非常陳也必待乎災故禹貢曰荆岐

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皆以洪水為災然後旅其神而祭之彼於山祭猶若是況國有變故而祭之其可不謂之乎掌次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由是觀之旅固有大小大則禮隆小則禮殺是大旅之禮莫若天帝之為至也故禮器曰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所秉特兩圭有邸而已則其禮殺可知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喪旅之禮也眡瞭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大旅則陳之喪旅之樂也眡瞭喪旅之樂一也故言大旅亦如之笙師喪祭之樂大同而小異故樂器於喪言廞於旅言陳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誅之豈以

其僭行之乎

賔射皆奏其鐘鼓

禮有五賔居一焉藝有六射居一焉因賔而射禮行焉賔射之禮也因賔射而樂作焉賔射之樂也鐘師凡射王奏騶虞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賔射亦如之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推此則賔射而眡瞭奏鐘鼓使夫與射之

賓循所奏之聲莫而後發發而不失正鵠而賢不肖
覩矣夫射有三大射也賓射也燕射也司裘於王共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之侯也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已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
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豻侯二正賓射之侯也梓人張
五采之侯是已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燕射之侯也

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是已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射飾其側猶賓射之有皮賓射側皮而中五采大射側中皆皮其側同其所異者中而已賓射之樂眡瞭奏之大射之樂大司樂令之燕射之樂樂師帥之愷獻亦如之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鼜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鼖鼓然鼖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鼜鼓

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旦五通為發明三鼜之制大率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鼜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鼜鼓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臯鼓鼓之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亟故以鼛鼓鼓之臯與鼛字殊而理一考工記韗人為臯鼓春秋傳曰魯人之臯又曰臯下

隰詩曰鶴鳴于九臯則臯爲下隰之地其土濕以緩故臯與鼛皆有緩意其名鼓不亦可乎大旅之祭比大喪爲輕故先言大喪而大旅亦如之鼛愷之樂比賓射爲輕故先言賓射而鼛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夜以鼛所以同憂戚者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者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眡瞭奏鐘鼓以樂之則人人孰不出死斷亡而愉哉

樂書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九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典同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陽六為律自黄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為同自大呂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故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旋故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盖乾位西北氣覆而為天衆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載而為地衆陰之主也然天雖為衆陽之主而有陰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也地雖為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於卦為震為

坎麗乎坤者於卦爲離爲兊震坎陽卦也然而多陰離兊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而已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爲者也即人爲之聲辨自然之聲而爲樂器此揚子所謂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竒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則陰陽參和而爲冲氣三生萬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

中聲以為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尚象記曰聲樂之象也即十有二聲以為樂器得不為制器尚象者乎典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異異聲故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古者鳧氏為鍾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

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
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
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鍾鼎之齊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所制有
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弇之

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和而已記曰樂者中和之紀荀子曰樂之中和也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左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然則樂器之尚中聲其已久矣古之制樂器始於伊耆氏以葦為籥以土為鼓籥則三孔而中聲通焉土則沖氣而中聲鍾焉由是推之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豈不信哉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失是故也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昔黄帝命伶倫斷竹制十有二律命營援鑄金作十有二鍾故為樂器莫不以律為之數度以鍾為之齊量故言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為鍾言十有二聲則知律之為管樂記先王作樂而言稽之度數考工記㮚氏為量而言聲中黄鍾之宫蓋本諸此别而言之律與同異合而言之同亦律而已此所以又有十二律

之說也不言十有二鍾而言聲者鍾於八音為金金於五行為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鍾也

凡和樂亦如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而上者之道寓之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而不離於數度雖非齊量而不離於齊量其為數度也即十有二律而已其為齊量也即十有二聲而已非特樂

器為然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者此也先儒謂調其故器豈其然乎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上工磨石出玉琨瑶篠簜齒革羽毛而樂器備矣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由此觀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樂器雖多其能外乎八物哉大師於樂器言播亦播八音之意也伶州鳩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推此可類舉矣

磬師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人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故舜命夔典樂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其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於方有西有北於時有秋有冬於物有金

有玉以分有貴賤以位有上下而親踈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謂其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尚聲可知矣書之言球必以鳴先之者亦此意歟磬師所掌不過教眂瞭擊之而已眂瞭言掌擊笙磬頌磬則鐘舉矣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

全為肆則鐘磬皆在所編也於鐘言編則磬舉矣鐘磬常相待以為用國語曰金石以動之是也有編者必有不編者存焉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特則離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鍾可知矣荀卿言縣一鐘戴禮言縣一磬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矣爾雅曰大磬謂之毊大鐘謂之鏞豈特縣者乎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縣者也鐘之特縣有

鐘師掌之其不言宜矣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古之制也後世加以四清而先儒有編縣二八之說不亦悮乎論語曰擊磬襄入於海豈亦周之樂師歟孔子擊磬於衛而荷蕢者謂其有心是不知孔子擊磬於衛欲其辨父子君臣之名而正之非有心於為已故也

樂書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五十至六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樂書卷五十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磬師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縵之為樂操之為敬縱之而慢在始學者為易習比朝祭為尤縵雜聲之和樂者也凡祭祀用焉非大祭祀之時也儀禮燕居若與四方賓客燕有房中之樂蓋人君之於天下其智足以知避就知出入則可以樂矣嚮明而治體天道在南方之時出而與萬物相見者也嚮晦入燕息體天道在北方之時入而與萬物相辨者也入而與物辨則無為也以飲食燕樂而已燕樂之樂雖施於賓客

凡房中亦用焉磬師雖非主教縵樂燕樂然於鐘磬則磬師實豫教之關雎之詩曰樂得淑女琴瑟友之繼之以樂得淑女鐘鼓樂之豈古房中之樂邪房中之樂未嘗不用鐘磬而鄭氏以為不用焉是不考磬師之過也

凡祭祀奏縵樂

人之於樂有奏者有奏之者磬師凡祭祀以鐘磬奏縵樂非奏者也奏之者而已磬師以鐘鼓奏縵樂而鐘師又以鐘鼓鼓之者凡作樂皆曰鼓所以鼓柷謂

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
蹇以至鼓琴鼓瑟鼓簧鼓缶皆以鼓焉則縵樂謂之
鼓不亦可乎

鐘師

鐘師掌金奏

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左傳
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爾雅
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盖鐘之為

器於物為金於方為西秋分之音也其輕重有齊多寡有量小大有宜聲音有適先王以鳧氏為之鐘師掌之奏之以為樂節而已鐘師掌金奏而不及金奏之鼓鎛師掌金奏之鼓而不及四金之音聲有鼓人之職存焉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府史胥徒皆在所統謂之鐘師不亦宜乎鐘以止聚為義先儒謂鐘之為言動也踈矣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祴夏驁夏

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

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常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每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為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為歌而

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曷嘗不先慮患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為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為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為出内之為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卻而外之

也容而納之係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
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為文西南為章則章者文之成
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黮
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
將祭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齊於内心不茍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茍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以
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内朝以齒
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矣

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為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祴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祴夏大射公入驁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驁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驁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祴驁者以反為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戒

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葢若豳雅豳頌矣國語曰金奏肆夏禮器曰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葢重禮也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玉藻言君子佩玉行以肆夏春秋襄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燕禮奏肆夏由此觀之夏之樂天子用之於祭則送逆尸用之於享則逮元侯其施於身則行步登車佩玉而已以其所以施於身者行於祭享之間葢重禮也諸

侯謹度於王有臣道焉制節於國有君道焉故燕禮與賓入門而奏肆夏以有君道也兩君相見奏肆夏可也若夫以君而享臣為臣而用之豈先王之禮哉此晉侯以享穆叔春秋所以譏之趙文子奏於家郊特牲所以非之也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為鐘其聲尚角上工磨石以為磬其聲尚羽故磬師掌教擊磬未嘗不及鼓要之磬師以磬為主故以磬先鐘鐘師以鐘為主故以鐘先鼓然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

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次之商詩以置我鞉鼓為先庸鼓次之周詩以鼖鼓為先惟鏞次之是故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鐘從之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而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為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奏吾無以見聖人矣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禮記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又曰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蓋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為主有鄉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為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為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

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凡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以儀禮考之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燕亦如之又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其樂亦不嫌於同矣以鐘鼓奏九夏則奏燕樂以鐘鼓亦可類舉矣鐘陰聲也在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得在樂則鐘鼓應然後八音諧故獨鐘不能以和聲

獨鼓不能以成樂是以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人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然則於論鼓鐘其義豈不深且遠哉凡祭祀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祭義曰禘有樂而嘗無樂是也凡饗食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郊特牲曰饗有樂而食無樂是也周制四時之祭有祠而無禘其食又以樂侑之則禘饗有樂而食嘗無樂非周制也奏樂先祭祀後饗食者禮莫重於祭故也

樂書卷五十

樂書卷五十一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鐘師　笙師　鎛師

鐘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因而飾之以禮樂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燕禮行而君臣之義明矣鄉飲禮行而長幼之序明矣故凡射上自王侯下逮卿士莫不各有所奏焉大射之禮鐘人以鐘鼓奏陔夏鄉射以鼓奏陔夏諸侯尊以鐘鼓奏之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蓋自王達於士其奏射樂宜皆以鐘鼓為節不然九夏之樂安得並以鐘鼓之乎眡瞭賓射奏其鐘鼓是也然王道

成於騶虞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蘩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至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士則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樂乎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掌鼙鼓縵樂

古者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旅帥於將帥為甲其執鼙鼓其鼓之甲者鼗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蓋本諸此考之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先儒以應為鼙則鼙與鼓比建而鼙常在左矣鍾師鼓縵樂而擊鼙以和之蓋縵樂於朝祭為慢鼙於衆

鼓為畢以鼙鼓和縵樂夫是之謂稱

笙師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

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之為器三十六簧是皆美在其中而宮聲出焉塤之為器平底六孔內虛而上銳其音土其形員而天地冲氣存焉以至三孔之籥二十三管之簫八孔之篪五孔之篴併吹之管無非道中聲

也故笙師掌而歙之此言歙笙詩言吹笙鼓簧者歙以龠為主而貴中聲吹以口為主而尚人氣故也

春牘應雅以教祴樂

祴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故笙師教之必先歙竽笙塤籥箎簫篴者所以作之也繼之春牘應雅者所以節之也曲禮曰舂不相樂記曰治亂以相言牘應雅則知舂之為相於相言舂則知牘應雅無非舂也牘猶簡牘之牘殺其聲而使小者也應猶鷹之應物

因其聲而應之也雅猶佳而且順放淫邪而正之也
笙師之教祴樂有春以相之牘以殺之應以應之雅
以正之確乎鄭衛不能亂也儀禮鄉飲賓出奏陔鄉
射賓興奏陔燕禮大射賓醉奏陔先儒以陔為祴則
陔祴字殊而義一其示戒一也九夏以此終而行禮
亦至是終焉豈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歟
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天子會諸侯卿大夫士之射必飾以禮樂諸侯之射

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故大射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
南陳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歌笙間不與焉鄉飲
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燕禮笙入立于縣中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即是推之燕射之禮均用鍾笙之樂則祭祀與
饗用之亦可類見矣凡祭祀饗射與燕而笙師共鍾

笙之樂者蓋笙師揔而合於上府史胥徒之類共供之於下儀禮所謂笙一人㡳笙師歟所謂衆笙㡳府史胥徒之類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和非笙無以倡始笙非和無以成聲笙必入于縣中者以有鐘磬之縣而笙獨處中與之相應故也磬師有笙磬之樂笙師有鐘笙之樂相與聯事合治故也後世以竽笙巢笙和笙爲三笙失之遠矣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師之於樂器大喪則廞之而不作以不聽樂故也及葬奉而藏之以葬也者藏故也大旅則陳之饌處而已不必涖縣故也

鎛師

鎛師掌金奏之鼓
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祧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令夫細

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無鐘甚大有鎛鳴其細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鈞宫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則鎛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嘉納魯之寳鎛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鎛韋昭杜預皆以為小鐘言歌鐘及其鎛則鎛小鐘大可知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鎛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成曰鎛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鏞鏞亦名鎛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鎛淳于之屬所

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鎛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樂書卷五十一

樂書卷五十二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鎛師　韎師　旄人

鎛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乾之為卦位乎西北之維而於物為金玉金陰精之純而直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終殺先王鏗之以為鍾玉陽精之純而直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殺先王戛之以為磬古之作樂磬常後於鍾而鍾又大於鎛鍾鎛皆以金為之而其磬未始不相應均謂之金奏可也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

其北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樂象成以民功為大大謂之鏞以其能考大功故也小謂之棧以其聲淺且柞故也大而不鏞小而不棧其聲輕疾而以剽名之與楚人以相輕為剽同意大射禮鍾先而鎛後則先大後小鍾鎛處磬鼓之間則聲常與磬鼓相應故鍾師奏九夏眡瞭掌播鼗擊磬未甞不以鍾鼓況鎛師掌金奏之樂而不以鼓乎由是觀之鍾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一國之事必

本之君一家之事必本之父然則凡樂事必本鍾鼓可知矣鍾師言凡祭祀饗食而不及賔射者以鍾師奏九夏未嘗不及賔凡射奏騶虞之類未嘗不及射故也鎛師言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賔射亦如之而不及燕者燕禮之縣有鍾磬而無鎛故也考之序官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鎛師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是鍾之為器重以大其官屬不得不多鎛之為器輕以

小其官屬不得不少也抑又鎛者迫也而其字從薄迫則其量小薄則其舉輕則鎛為小鐘明矣昔黄帝鑄十有二鎛加五音以詔英韶後周亦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則鎛鐘之小者盖編縣之器非特縣者也先儒以之為特縣豈誤以為大鐘耶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古者行軍止則以車為營衛動則以之勝敵固足以包軍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取之六鄉大國取

之三鄉以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要皆取足包敵而已軍大獻奏愷樂而言凡者非兼侯國之軍特天子之制也凡為王敵所愾者獻功於王而王使獻之於社則歸功於神而已謂之大獻與苟有所獻者異矣軍大獻獻者之職也使鎛師鼓其愷樂受獻者之事也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天以日月為晦明日月以晝夜為分晝日出為晝而

於卦為晉日入為夜而於卦為明夷序卦曰明夷傷也傷之者至可不思患而預為之戒乎鼓人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凡軍之夜三鼜鎛師皆以金奏之鼓鼓之然則備守之鼜雖非施於夜其鼓金奏之鼓亦視諸此眡瞭先鼜後愷以其能與同憂然後可與同樂也鎛師先愷後鼜以其雖主於獻功其樂又可以為守戒之備也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之吉禮鼓其金奏之樂則大喪之凶禮廞其樂器其奉而藏之者不過金奏之器也吉凶之禮雖異而其器固未嘗異其所異者特奏與廞而已

韎師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一之為數道之所生德之所由以成缺之內則一

陽伏而為朱達之上則一陽升而為 缺 之舞者朱
干以舞大武則赤韎以舞不過武事 缺 詩曰韎韐
有奭以作六師左傳謂韎韋之跗 缺 事韋弁服
而以韎韐之服作六師則韎師所教 缺 舞為武事信
矣豈特舞東夷之樂而已哉朱干以象德之本赤韎
以象德之末樂至於舞則所樂之極樂之大成者也
非豐光盛大之時不足以講此舞 缺 蹈厲有節要之
不出乎動德之容而已故本德之舞教之於大司樂

末德之舞教之於韎師豈非本在上末在下之意邪韎師之於韎樂非特以言教之也至於祭祀大饗又以身帥其屬而舞之蓋韎師下士二人舞十有六人以二下士帥十有六人而舞則兩佾而已其為末德之舞又可知矣鄭康成謂如韎韐之韎則是鄭司農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為喋喋者之喋皆臆論也

旄人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樂師以六舞教國子之小舞旄舞居一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犛牛尾而歌八闋既操之以歌未有不操之以舞矣旄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猶旌旗注犛牛之毛鄉士所設以標識者也散樂非在官之樂也夷樂非華夏之樂也旄人之職非特教舞而已凡四方以舞而仕者莫不在所屬焉故旄人下士四人而舞者衆寡無數凡此特屬之而已未必皆在所教

也古者有常產之民有閒居之民在官之樂猶常產之民也散樂猶閒居也散樂猶教之則教無微而不舉夷樂猶教之則教無遠而不逮夫以散樂之微內自華夏外達四方 闕 行乎其中夷夏有不為一家一國有不為一人者乎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凡祭祀饗食奏 闕 師 闕 凡祭祀賓客舞燕樂者旄人也奏之則發之聲音舞之則形之動靜性術

之變盡於此矣

樂書卷五十二